

■巴山风物 ■渝水乡愁

我们的节日 春节

这顿团年夜饭,巴适

□程华

春节,在中国人的词典里,是香喷喷的腊肉香肠,是热腾腾的饺子汤圆,是父母张开双臂拥抱归来的游子……这所有的动态温情图景汇成两个字:团圆。

团年夜饭,春节里千家万户的重头大戏,不可或缺。今年,一顿别开生面的团年夜饭点燃了我,让我看到了体味到了一种弥足珍贵的大爱。

1月14日,我收到一条来自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工作人员的短信:“2020年1月16日上午在那家桥社区举办‘高高兴兴搬新家,欢欢喜喜过新年’新春群众活动,请您参加!”

仅仅因为采写过一篇纪实文学,热情的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们就视我为朋友。朋友相邀分享喜悦,怎能不去呢?我是现场目睹邢家桥社区旧房由陈旧破败到一天天亮堂起来的呀,我是亲耳听居民们讲述他们是如何将社区工作人员从“烦人”变成“亲人”的呀。如今,488户居民全部都要搬新家了!去年夏天两江新区“一定在节前让大家欢欢喜喜搬新房,迎新年”的承诺实现了!

1月16日,我如约而至。送福字的、写春联的、做糖画的……临时厨房里,穿着围裙的居民与志愿者们忙着烧煮切菜,传统的腊肉腊排香肠码满大碗大盘;坝上,居民有说有笑忙着包饺子包汤圆。

趁开饭时间尚早,我一溜烟跑去后面的居民楼。不同了,完全不同了!每栋楼都焕然一新,临时厨房里,穿着围裙的居民与志愿者们忙着烧煮切菜,传统的腊肉腊排香肠码满大碗大盘;坝上,居民有说有笑忙着包饺子包汤圆。

他们个个脖子上戴着红围巾,映得笑脸绯红。谢兰更美,一身中国红大衣衬得春风满面,“今天社区大喜,必须红!邢家桥的未来,必须红!”

看他们忙上忙下,我独自去了五楼邓廷云家。这是第三次去。第一次去采访,他的家又黑又潮墙皮大片脱落,他的小孙女只能和父母在一间屋里打地铺;第二次我带儿子给他的小孙女送去学习用具,他已经和许多居民一样,被社区工作人员的诚意感动,被社区装修出的四套样板房打动,同意整装房屋,但工程进展需要几个月,家里暂时还是老样子。这一次,一脚踏进门口,我有些犹豫:“有鞋套吗?”如今这家里可不好意思穿鞋进去了:米色地砖、雪白墙面,脏脏的水泥台板换成了崭新厨柜,破烂的排风扇换成了时尚的抽油烟机,客厅里一色浅色家具明净靓丽……

“进来进来!”62岁的邓廷云嗓门洪亮,一个劲开怀地笑:“头上不漏水了,屋子弄漂亮了,我们终

于给娃儿买了自己的床!太满意了!”

临出门,我对他说,下次再来,给你家带一床新的空调被来!从他家出来又转悠了好几户,有一户居民主动拉我进去看他们“像新房一样”的客厅、厨房、阳台,喜滋滋地说:“我儿以后找媳妇都有底气了。”

有人家把我当成社区工作人员,殷殷地说:“我也想去大厨帮忙端菜,能不能给我一块工作牌?”还有个老人把我当成了记者,要我写写他们房子的变化,说社区那些娃儿们太辛苦要表扬表扬。听说我是作协的,老人有点失望,问:“作协是做什么的啊?”我说也是写文章的呀,就是作家协会的呀,他又兴奋起来,说啊那写啊,老师你写啊!

好的好的,我一定写。从旧房改造支持率仅23%到83%,再到如今的100%,今天的旧貌换新颜,是社区160号工作人员用春风化雨的微笑、用换位思考的胸怀、用不舍昼夜的付出换来的。他们硬是一步步解开了居民们久郁的心结,和居民们成了以心换心的亲人。

这一年,488户居民、91家商户全部完成室内改造,这足够厚重的数字背后,是栉风沐雨、负重前行,是苦辣酸甜、无私奉献,它蕴藏了多少人的憧憬期待,涵括了多少人的汗水泪水!可是,以真心得民心,值啊!

开饭时间快到了,又回大坝上。笑语欢声飘出大坝,盈满了整条街道。

在那些曾经苦涩而今容光焕发的脸上,我读出了两个字——主人。一个个居民端杯过来,拉着工作人员掏心掏肺聊个不停。一位居民对谢兰说:“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,真的非常感动,谢谢你!谢谢你们!”

我看到了居民黎国平和其他两户居民送给谢兰的三把钥匙。他们担心谢兰身体不好工作劳碌,叮嘱她:“你家住得有点远,上班累了随时来我家歇歇吧。”这何止是打开家门的钥匙,它分明是打开心门的钥匙,是联结干群关系的钥匙。

欢笑中,祝愿被一饮而尽。在那一张张笑脸上,一声声祝福里,我似乎听到小草拔节的“吱吱”声,熏风舞动的“嗡嗡”声。这顿团年夜饭,巴适!

春已至。春的脚步声,轻快扎实,轰隆隆隆。

守岁 接长 画烛 筵

唐代诗人孟浩然在1000多年前的除夕之夜写下“续明催画烛,守岁接长筵”的诗句,意思是:天黑之后点起描画的红烛,排起守岁的宴席,友朋列坐

其次。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。

年来了!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,春节,仍是团圆的节日。

团年夜饭,吃出来的是越来越美好的生活、越来越红火的日子,也是浓浓的思念、沉甸甸的乡愁。

贴上年画、吹起唢呐、吃着团年夜饭……在这古老而又隆重、喜庆而又团圆的中国年里,让我们细细品味年的味道。



初一吃凉面

集结号,一排排、一列列已装碗的凉面,叠罗汉似的,组成潼南春节小吃大部队中规模最大的方阵。

过年吃汤圆,没谁不理解,汤圆又圆又甜,从它身上可获得的富足、圆满、甜蜜等等词语,都是对新的一年的期许。那么吃凉面又是为了什么呢?

问妈妈,她说,长寿面,长寿面,长长久久,吉利。

那为什么不吃热面?搞不赢嘛,热面像凉面一样摆成排排,还能吃?

食店里、小摊子边,“老板,来碗凉面!”吃凉面的人喊声不断。“要得,来了——”老板往碗里浇佐料的动作不歇。

过年了,吃碗凉面,就算站着吃,蹲在一

边吃,也呼哧呼哧地,吃得欢畅。

好不容易坐在条凳上,嘴巴跟前的那碗凉面,麻辣鲜香,些许酸,些许甜,还没进嘴巴呢,口水倒先“咕咚”一声下了肚。

妈妈也会将自家擀的凉面端上团年夜饭桌。她在厨房忙活的时候,热爱美食的我,会变身成跟屁虫,因此凉面的前世今生,我谙熟于心。

给凉面垫底做绿叶的,是绿豆芽或者海带丝,青菜叶亦可。我最喜欢的是海带丝,先在开水里煮煮,放一边备用。

配料弄好,就开始拌凉面了。做凉面固然简单,却也不是没有一点讲究。

面以细水面为上,碱干面亦可,不过碱性太重,一般不用。油是菜籽油,不过生菜油有股生涩味,所以先得在热锅里煎一煎。

□黄海子

彼时,那些平时很少听见的声响,从各个角落里钻了出来。各种声响里面,唢呐声尤为新鲜,如早春新芽嫩叶里,一枝跃出来的花朵。

那时,我们还是孩子。刚放寒假不久,我们听着唢呐声的来处,就朝着唢呐的那个方向追去。渐渐近了的时候,那唢呐声极像冬日里的暖阳,暖暖地笼着四周的田野。

等我们追上吹唢呐的人时,看他们头包红巾,腰扎红绸,鼓着腮帮子吹着唢呐,身子随着韵律扭动。在他们的扭动里,头上的红巾和腰上的红绸,像火苗在摇曳,在发出亮光。亮光铺散开来,极具感染力,让跟在后面的我们,也一起手作吹唢呐状,摇头晃脑地跟着扭动身子。

而走在队伍最前面敲打锣鼓的,和着唢呐的调子,轻一声,重一响地敲打锣鼓,就像在给队伍后面的唢呐“煽风点火”。

我们跟在唢呐后面,感觉唢呐的声音跳跃着,翻滚着,滚进了草丛,蹦进了地里,跳进了地上裂开的小缝……就像谁在大把地撒压岁的“钢镚儿”,钢镚儿跳动着,翻滚着,让我们在后面不断地追逐捡拾。

唢呐队伍在乡村的路上撒着欢,朝着有住家的地方去挨家挨户地拜年。我们这些小孩,一直跟在他们后面,也像唢呐一样撒着欢儿。

——我给同事讲完我心中的年味的時候,仿佛唢呐又在耳边响起。

同事们都比我年轻,多是80后90后。我看他们还沉浸在我的年味里,不忍断章,于是继续给他们说:“这是我记忆里最深的年味,不管时间如何冲刷,洗涤,反而在冲刷洗涤中,更是鲜活,更添滋味。”感慨完毕,我接着讲——

我们小时候,大家的日子都比较艰难。我们那时盼望过年。除了盼有好吃的,有新衣,更盼的是平时极难一见的乡下过年才出现的,给每家每户拜年的乡下“玩意”。

我的家乡江津一带,到了过年,乡下的景致大体都是如此——鞭炮声此起彼伏,各家忙着贴春联挂灯笼,把平时简陋的乡村,弄得热热闹

年画·画年

□李玮

“一岁岁序又将终,且喜乡间朴素风。买得更香编子外,宜春帖写万年红。”时光一迈进腊月的门槛,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,大街还是小巷,都会流淌出一种古朴、醇厚、诱人的特殊韵味

这,就是年味。“有鱼有肉不是年,贴上年画才是年。”在故乡梁平,最早迎接年的既有大红灯笼、喜庆春联,还少不了祖祖辈辈钟爱的年画。请一对惩恶扬善的“门神”看家护院,贴一张浓墨重彩的年画平添喜气,用先辈传承下来的习俗迎祥纳福,祈望福祿寿禧接踵而至,让喜庆喜悦永驻人间。这时,家乡越发生动活泼起来,山山水水充满暖暖春意。

百节年为首,年是一支文脉,年是一种传承,年更是一份憧憬。

于是,我决定把年画下来——以故乡的万顷碧田为纸,借长江的一江碧水当墨,用房前屋后的干竿翠竹作笔,在一张张画里,描绘出巴渝文化薪火相传、生生不息,刻画出故乡五谷丰登、百业兴旺,尽情展示在神州大地上。

我要把年画下来,先画一组新年画——取天南海北游子归程的脚步,取老家赶场天备置年货的闹热,取乡村新居袅袅升起的炊烟,取家家户户扫尘祭灶的虔诚,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;再点缀几个金灿灿的柚果,素描几朵傲骨幽香的腊梅花,勾勒几笔婀娜多姿的杨柳枝;工笔也好写意也罢,起承转合,一气呵成。

闹。而那些会弄乡下传统“玩意”的,则搬出唢呐锣鼓等一应乐器,找出锁在柜子里的“扮相”,穿戴整齐,在年里吹吹打打,唱唱悠悠,蹦蹦跳跳。他们把平日里静默的山峦,吹打出喜庆的表情。平时人迹稀少的沟峡,则被各色音调塞得满满的,遍野都溢的是喜庆。

有同事递给我一杯开水,我润了一下喉咙,又继续说——

你们不明白为什么放假了我不跟你们一起去旅游,非要回老家去待着。你们不知道我的年里的唢呐声是牵魂的。

就拿去年我回家过年来说吧。

你们都知道我是腊月尾才从公司回的老家。按往常,吹唢呐拜年表演的,一般都要到大年初一才开始。但由于改革开放过后,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,对精神文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,所以老传统吹唢呐拜年的表演也提前很多天就开始了。

我刚回家住下,这天凌晨,还没天亮,唢呐声就划过夜色,生生地给黑夜拉出一条鲜活的亮来。配合唢呐韵调的锣鼓声在一敲一打间,又把唢呐声铺陈开来,就像我们早起因为被山峦遮挡,看不见日出,却只见到从天泻出的光彩那样。在这光彩里,有鸟啾,有虫鸣。但我却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语的清静从容。

听到唢呐声,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都知道,那是吹唢呐的开始出门给乡亲拜年来了。

于是,乡村里的清晨被一盏一盏的灯光叫醒。唢呐声则在被叫醒的乡间清晨中,明亮鲜活起来。乡村里的树木,山坡,房屋,以及通往每一个目的地的路径,仿佛都被唢呐声隐退了。山水间只剩唢呐吹响的喜庆年味。

同事们听着我“吹出”的“唢呐”声,安静在我的身边,没有人说话。我知道他们或许是迷进了我的年味里,或许沉浸在了他们的年味中。

良久,他们才发声问道:“讲完了?”“讲完了。”

我们起身从年会的桌子边离开的时候,我虚拟着包了红头巾,缠了红绸腰巾,手做吹唢呐状吹起唢呐来。边吹,边开始欢快地摇晃和扭动我的身体。同事们跟在我后面,也开始学着我摇晃和扭动。

有人喊了一声:“过年喽!”

我还要绘一幅巨型年画,把山城夜景、长江三峡、大足石刻、酉阳桃花源、云阳龙缸以及故乡的田园美景都一一展现在画面上。然后,挥洒五色彩墨,饱蘸浓郁乡情,优美地组合在巴渝大地的立体画卷上。

我更要描摹一组老年画——画神话故事《老鼠嫁女》《麒麟送子》,寓意吉庆有余,迎福纳祥;画戏曲故事《钟馗嫁妹》《五子登科》,祝愿人寿年丰、金玉满堂。

我要把年刻出来——在细腻坚韧的梨木上画出点、线、面、块,取来弯凿、扁凿、针凿、杆凿等工具,用发、衬、挑、剔等刀法,刻出线条婉转流畅,刻出人物精神气韵,刻出来年平安富贵。

我要把年印出来——取竹海特有的二元纸,取老艺人传下来的颜料配方,取木版年画专用的印制工具,先印墨线版,后印套色版。以佛青、煮红、品绿、槐黄着色,用画眼、描眉、点唇、敷粉开脸,钐上百年老店“德合泰”印章……此时,年画中的人物一个个便会粗犷大气、浑厚凝重起来。

我要把年贴起来——贴在农家的大门上,贴在家乡的田野里,把吉祥如意贴得到处都是,把幸福美好贴得到处都是,把故乡大地装点得红红火火、千姿百态、美不胜收。

年犹如一坛百年陈酿,窖香浓郁,轻酌一口,沁人肺腑,美意延年;年画,则是融化在我们心灵深处的那一缕情愫和挚诚,是一抹甜蜜的回忆,是一个新的希望,更是一种恒久的信念,年年画、年年新、年年好!

冒汗,嘴唇发颤,仍喊:“还要吃一碗!”

过年吃凉面,除了长长久久的祝愿外,是否还寓示着新的一年,顺顺溜溜、利利索索,以及,酣畅痛快呢?

年,一年年地来了,又一年年地去了。潼南城仅有的一条街就在这来来去去间,拓展成无数条街,当年屈指可数的小吃,也早已淹没在数不过来的美食里。

世界变化快,但是,潼南人大年初一吃凉面的年份,依然恒久不变。每一年的这一天,一碗碗凉面继续叠罗汉似的,在农历新年的上空,喷吐着沁凉而麻辣的气息,一群群人,也继续汇聚成浪潮,席卷着凉面。

“老板,来碗凉面,整辣点,醋多点。”

“要得,来了——”声音还在半空咔嚓作响,一碗凉面已递到眼前。

年节中被油和糖泡得软软欲睡的味蕾,“啪”地打开,呼哧呼哧地开吃,简直不要太巴适。

过年了,吃碗凉面,埋首于那碗麻辣酸爽的时候,一个又一个远去的大年初一,又踏着呼哧呼哧的节奏,一个接一个地,都回来。

□杨蓥

那时候,潼南只有一条街。那一天,那条街,每一处角落每一个旮旯每一道褶皱,都被别人给占据,他们说着,笑着,蜗牛似的,慢吞吞走着。

我牵着妈妈的手,不用迈步,也可腾云一般向前游移,因为人们在推着我走。能看见的,全是人的腿,那些走来走去的腿布下了铁桶阵,从腿阵的缝隙传来的,有龙灯狮舞的“咚咚锵、咚咚锵”,欢快得不得了。还有,汤圆、馓子、油干油浸、糯米果子……这些平日难得一见的稀罕物那油里裹蜜、蜜里飘香的味道,翻过人山,越过人海,在我的鼻端舞动跳跃。

是热腾腾、闹哄哄、甜甜蜜蜜的大年初一,却有沁凉而麻辣的气息,从火热而甜蜜的包围圈中突围而出,如清凉的水泼洒过来,让人激灵一下子。是凉面,这炎炎夏日中刺激昏朦食欲的寻常物,沉默一冬后,在一年中最隆重最热烈的节日里,吹起了气势恢宏的